溢血而走的。

他去世的消息传开，在地质学院和地质界震动都不小。地矿部领导夏国治很快就来家探望，地质学院的领导、老师也纷纷来劝慰我。去武汉开会的同志陆续赶来，有的买不上坐票是在火车上站回来的。老院长高元贵只是连声说“可惜，可惜……”清华大学党委，艾知生、解沛基等送来了花圈；原职工支部的老同志，陈舜琴、邢家鲤、刘颖达、徐凌等参加了追悼会，我们深为感动。

时光荏苒，地质大学建校60周年了。大家在欢庆中，想到了建校初期的开拓者曹添，地球化学教研室的同志们回忆起这块坚实的铺路石，而我们全家更为怀念他没有留下一句话，才56岁就匆匆走了。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，但他的精神、人品，他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是泯灭不掉的，我们将永远怀念他。

怀念邱焘

○刘尔巽（1952机械）

今年是我们清华1952届毕业60周年，同学们将在北京聚会。以前每次聚会邱焘都来参加，可是今年我再也见不到邱焘的身影了，心中感到十分郁闷和失落。

2009年4月19日全班返校聚会，邱焘（前排右3）带病参会与同学们合影

邱焘是我的好友，我与他不仅是清华的同班同学，早在解放前的1946年，我们就是北京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。他每次到北京来我们都约会见面，或与往日的同学相聚畅谈和交流。在同学们眼中，他好像文质彬彬，俨然一名文弱书生，实际上绝非如此。他不仅才华出众、聪明过人，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、有组织才能的人。他在师大附中的班上很有威信，高三时就被推

举担任班长，在北京解放后还组织大家参加各种进步活动。

1946年夏，我和邱焘同年考入北京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，我们分在同一个班。邱焘的智力和求知欲非常强，在学校时就经常对教授(有很多老师在师范大学当兼职教授)和教师提出别人想不到的深层次问题，对老师的讲课也有独到的见解，我们都自叹弗如。有一次，教育部门组织给蒋介石祝寿,学校里发到班上一张大红纸,上面写了一个寿字,要求每个同学都要签名。邱焘在寿字旁边写了一个邱字,又在寿字下面点了四个点，便成了一个焘字了，引起大家一片惊讶。这一方面显示了他的智慧，也说明了他对发动祝寿行为的鄙视。在邱焘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傲骨。邱焘在班上考试成绩很好，但并不是最好。我认为，他不是不能考得最好，而是他并不在意考试。清华同学吴宗泽曾说过，邱焘为了赶上9点回家的班车，有次考试时他只考了1个小时就交卷走了，而我们却考了2个小时，可见他对分数看得很淡，

刘尔巽和邱焘（右）合影

以及他的才思敏捷。在清华二年级时，有一次机械原理教授出了一道难题让同学回答，是外向联轴节的角度计算，全班只有两个人能回答出来，一个是邱焘，另一个是陈玉新。他们二人也被同学称为“南陈北邱”。

邱焘出身于名教授之家，他的父亲邱椿(1897～1966)，1920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，曾参加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。邱椿早年留学美国、德国，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哲学博士学位。1944年11月，任匹兹堡大学教授,于1946年春归国。当时,国民党政府任命邱椿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，邱椿坚辞未就。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、教育系主任，厦门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中正大学教授。“文革”中，邱椿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屡遭迫害，含冤去世。

我虽只和邱焘在师大附中同学一年，但相处甚睦，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，我有什么难题经常请教他。1949年，我们再次在清华大学相逢，也是缘分。

邱焘退休后,他虽然住在沈阳的养老院里，但是每年都到北京的家中住一段时间，并给他父亲扫墓。在北京西四羊肉胡同，那里本来是他父亲的一座房产，后来交给政府，盖了一栋三层楼房的张家口办事处。落实政策时，邱焘只要了一套两居室的二楼住房，其余全部归张家口驻京办。我去过他家多次，房间装修得非常漂亮时尚并有艺术气氛，都是他自己设计和选购各种建筑材料。记得在1997年清华86周年校庆也就是我们班毕业45周年时，我和他在毕业后第一次见面。聚会后的第二

天,他就邀请我去他家聊天。那天下午，在他建议下我们去东郊的养老院看望了师大附中一位同学，他因为患脑溢血而终日坐在轮椅上。由此可见他对旧日同学的关心和爱护。

邱焘乐于助人，上学时还曾帮助一位同学补习立体几何，因为那位同学在初中未曾学过立体几何。每年他到北京时，都是由他出面组织六七位同学一起聚会，地点就在他家中，中午用大家出资的公积金,在张家口办事处一楼餐厅里吃一顿午饭。

有一次他在我家做客，我请他喝世界著名的牙买加出产的兰山咖啡，这是我的孩子从国外带回来孝敬父母的。先用手摇的咖啡豆粉碎机把豆碎成粉以后，再煮成咖啡。他似乎对兰山咖啡并无兴趣，却对进口的手摇咖啡豆粉碎机产生了兴趣，一定要打开机器看一下是什么机构。看了碾磨机构以后，若有所悟，发出了会心的微笑。这使我感到羞愧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过打开机器看看是什么结构呢？

邱焘胸怀坦荡，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从无一句怨言。在谈到他的工资待遇时，他对企业工资低也没有不满之意，坦言自己的生活已经不错了。在谈到被错划为右派时，也表现得非常豁达平静。他曾心平气和地和我谈到下放沈阳农机厂的车间里当工人的经历，他亲自操作机床，在机械加工中还有创新，帮助技术人员设计产品。他还收了好几名徒弟，厂里的青年工人和工人师傅都非常敬重他，这让他感到很高兴。他还介绍说，在为他平反以后，工厂待他不薄，派了一名退休女工，也是他的徒弟，每次来北京时都随同他一起来陪伴和照顾他。我曾见过她，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女工。

邱焘多次对我说，国家培养了他，但是很遗憾的是一生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。我说你在车间里劳动，培养了许多徒弟，加工和帮助设计产品就是对国家的贡献，即使没有更大贡献，也不是你的错。我隐隐地感受到邱焘的一颗爱国之心，心里真的为他的才能没有发挥出来而感到惋惜。他毕业时分配在航空部的保密工厂，右派平反后并未返回原厂，而是继续留在下放劳动的沈阳农机厂，默默无闻地工作。

邱焘是一个非常有坚强意志的人。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，他的食道贲门处发现肿瘤，不能手术，准备化疗。我听后如晴天霹雳，他却淡然处之，还安慰我说，不要紧，可以通过化疗控制住；并说像我们这样七八十岁的老年人，生什么病都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此后，他一方面积极在北京肿瘤医院治疗，一方面仍然坚持参加清华的校庆活动，照例每年召集一次师大附中校友的聚会活动，他的一切生活照旧。在他患病以后，我从未看出他与以往有什么不同。邱焘一生没有结婚，孤身一人，暮年生病期间由所属工厂委派的女工照料他。2010年3月5日，邱焘永远离开了我们，由他从美国回来的哥哥和姐姐陪伴送别，并由工厂主持召开了追悼会。

近日,我作了一首词怀念邱焘：

卜算子·空谷幽兰

原野遍芳菲，兰草生空谷。狷介无心掩众芳，却引群花妒。

无卉可同栽，翠筱随朝暮。不美花畦沃土饶，馥满幽林处。

2012年春